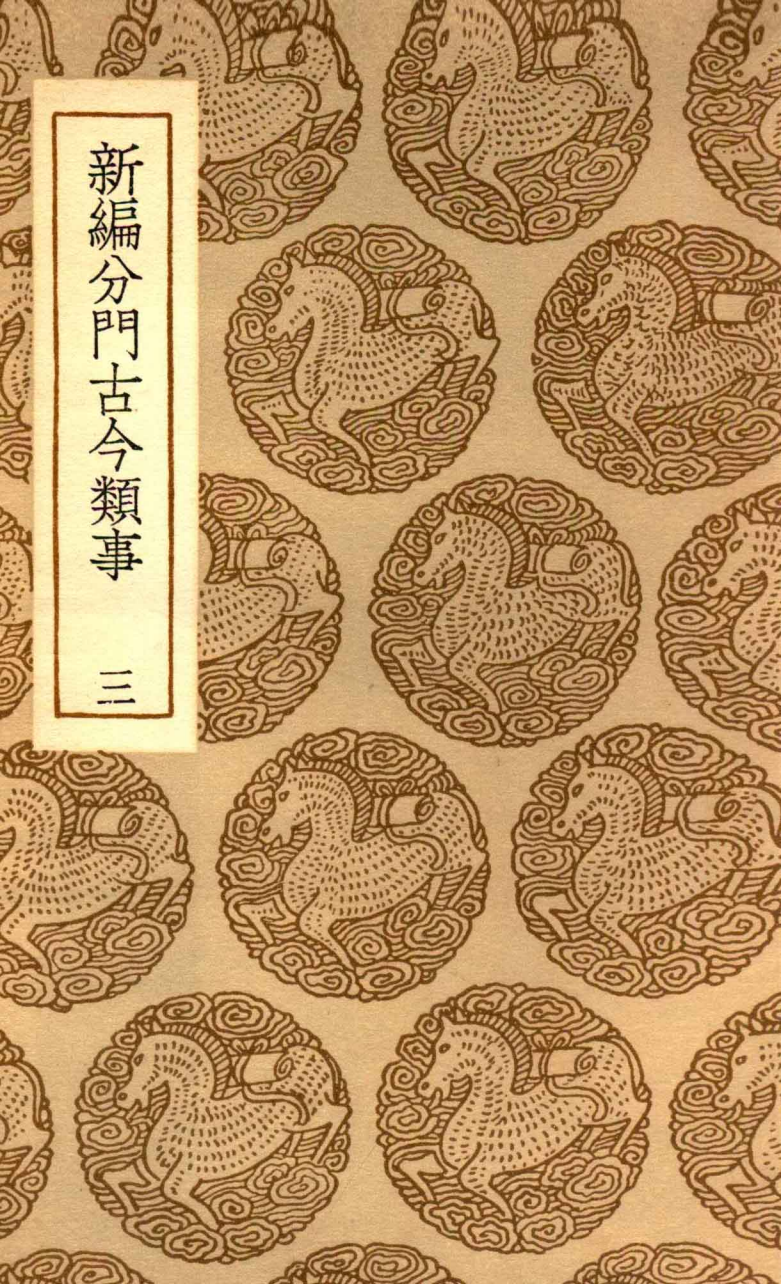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三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三)

宋 某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三 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宋 某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嚴

★E八五〇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四

讖兆門下

遐周阿環

李遐周有道術。天寶中作題句以兆祿山之亂。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記羅衣。又曰：木易若逢山下鬼。定知此處喪金環。蓋王妃小名阿環。山下鬼乃馬嵬之兆。時蜀有尼造補兵香油。本川進之宮中。謂之錦里油。亦幸蜀之讖也。青瑣

蜀主歸國

太祖皇帝乾德之初。京師屠宰多煮肉以賣。人多中其生故。先售。至是煮之差熟。乃巡里巷叫云：不煮來。其后蜀平。少主歸國。熟與蜀同音。主與煮同音。此其讖也。出蜀異志

僞蜀桃符

僞蜀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題字其上。僞太子善書札。取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聖朝伐蜀。明年蜀平。二月除侍郎呂公知成都軍府事。公名餘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於桃符矣。出國史補

延瓊孟字

徐延瓊僞蜀王衍之舅。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彫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木。叢桂小山。三川珍物。無不畢集。秦川董城一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川至成都數千里。歷大小曼天隘狹險絕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基創之大。侔於宮禁。遂戲取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不佳也。明年孟氏人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吾無易此居矣。孟之有蜀。蓋先兆也。出成都集記

誌公畫鹿

誌公常畫鹿負鞍走山中云。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後安祿山作亂。兩角女子安字也。綠之言祿。太行卽山也。一止之月乃正月也。正月敗亡之讖耳。李太白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果正月死。太白食月。悉如其言。出唐宋遺史

守忠禿鷲

開寶中武昌留守楊守忠。就加正節度使宣麻之際。有禿鷲集文德殿鴟尾。班退而去。居數月。守忠薨于鄂渚。達理之士以爲非守中之祥。漢獻帝禿秋來集于鄴。亦野鳥入室之義也。出南唐近事

木平望火

木平和尙不知何許人。保大初。行在門下。嘗入禁中。一日登百尺之樓。後主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乃對曰。宜望火。初不喻其旨。居數月。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候。以應龍安山。旦夕登覽。以候動靜。又上最愛慶

王王方幼上問壽幾何木平曰當七十是歲疾終年止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亦猶郭璞對晉帝曰二百其人才一百二年或者謂百二之期促人乃宛而倒之耳南唐近事

李密邢厄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復叛上遣兵征之至六渾乃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橫頗妨行李人謂之邢公厄密果死於此見紀異志

執誼崖州

章執誼京兆人順宗時爲宰相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始身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旣爲郎常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撤去及爲相坐堂有圖不就省易旬官之崖州向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出唐史

昭宗易梁

昭宗季年有一鳥極大晝止含元殿夜棲丹鳳樓俯仰有聲云塞胡突帝引弓射之中血雨下流直透殿梁入木尤深削之莫能盡帝惡之命易梁自茲天下多事帝數蒙塵后爲朱溫所奪方知易梁之故出秦再思紀異錄

朱梁龜堂

朱梁旣立署宮之南門爲建國議者謂建國王莽之年號與此僞同□前定矣先是許州節度溫爲於壕

內得一小龜。金色綠毛。進之後。湖池養之。建堂號曰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歸我也。非廢興前定而形之於先兆乎。見紀異志

莊宗唐晉

莊宗起義太原。河北創始。乃昇魏州爲鄴都。置興唐府。改貴鄉縣爲唐縣。元城縣爲廣晉縣。及晉祖立。改爲唐晉府。乃知唐後卽晉。亦先兆也。出紀異志

清泰小字

清泰本姓王氏。恆州平山人也。天祐中。明宗掠地於恆定間。清泰立於崇福寺塔上。明宗見而異之。因曰。與我作兒得否。乃拜曰。萬年之幸。旣歸見夫人。乃抱頭哭曰。貞我親生子也。及明宗卽位。封潞王。後卽位。小字二十三。蓋正月二十三日生也。及爲君。乃以是日爲千春節。凡奏對皆避。但云兩旬三日。或數物則云二十二。更不過二十四。蓋不敢斥尊也。在位三年。果爲晉所滅。出紀異志

牛字助語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人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者。必曰。我兄卽到。豈奈我何。未幾而奇章公孺也。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師云。我兄卽到此。其先兆也。乃知入相出將。豈偶然哉。出翰苑名談

道昌篆書

天復初劉道昌江吳人也。年九百歲。多曰之唐事。至成都郫縣常祝丹名鳥頂。一日跨鶴遶市。別相知留詩而去。人以爲妖。後又得家書於其室曰。八雄爭天下。獐鼠先啾啾。自庚子年黃巢見朱免子上天床。建屬免又以兔年開國猿猴三下失。宋溫三帝李子生狼藉。昭宗乃牛生叛獼。楊行密王於吳也羣犬斲首尾。走上中華國。卽六使其後事皆應。出寶仙傳

彥博貝州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虔成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忻然從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字。卿擒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爲恩州。出澠水燕談

天命迎宋

先是蜀郡秣陵與湘中嶺表交通往來。人使絡繹。所在館驛什物皆鑄字云。迎送物。及王師自峽路西入。倒戈以迎。南征廣州。望風而遁。及視公廨物皆迎送字。乃迎宋之兆也。得非天命之先定乎。見紀異錄

李主練帛

李國主未破之前。宮中練帛爲風所飄。凌空而去。經宿方墜。變成淺碧色。輕翠可愛。以自然之色號天水碧。國中皆效之。是年國亡。蓋天水乃趙之郡號。碧音近於逼也。異哉。國史補遺

符太保骨

王均咸平三年害兵馬鈴轄符昭壽。棄其尸於東門外。不見其元。觀者咸云。此是符太保骨頭。蓋昭壽好

自親庖事。又僻嗜羹。每嫌羹薄。庖者嘗多取羊骨煉之。云勿妄觴此。此是符太保骨頭。至是乃成其識焉。

出益部
書舊傳

少游藤下出淮
海集

秦少游常於夢中作好事。近有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之句。後南遷北歸。留於藤州。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卒。乃醉臥古藤陰下之讖也。山谷跋其後云。少游醉臥古藤下。無復愁眉唱一盃。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又先自作挽詞一篇。東坡跋之云。歲在庚辰六月。予與秦少游相別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其挽詞耳。人咸怪之。予以謂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果卒於藤州。嗚呼。豈自知其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東坡居士書。

孟津雲起

陝右魏野處士。蒲中李瀆徵君。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蔭以修竹流泉。其前有樂天洞。瀆結茅齋。號浮雲堂。皆有瀟灑之趣。每乘輿相遇。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自孟津訪野曰。瀆數日前恍惚聞牀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卽正其誤曰。豈非坐看雲起時耶。乃答曰。此浮雲安能起耶。亟窺之。了無所見。此必死期。故來訪別。痛飲數日。還家果卒。出溷水
燕談

崔曙一星出鄭處
誨雜錄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時稱佳句。未幾曙卒。無子。惟一女。名星。星蓋其讖也。

子京兩地

宋子京在蜀有詩三百篇名曰猥藁常吟曰碧雲自有三年信明月長爲兩地愁以公之才望竟不登兩地愁憤而薨人以爲此詩之讖也出詩話

子美蟬蛻

蘇子美久失意不樂一日登蘇之閬門題云時光苒苒都如夢風物瀟瀟又變秋家在鳳凰城闕下江山安用苦相留又書其旁曰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後竟不復用遂作滄浪亭於吳中一日於滄浪觀魚題詩有自嗟不及游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之句已非吉兆矣未幾作晝寢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陽公見之大驚曰子美可惜子美可憐已而果卒年四十一天下士大夫共嗟惜之噫夫子常言四十不惑孟子亦言四十不動心其義一也蓋心之於人大矣而外物或動之者以感故也四十之年氣已剛矣識已明矣於此之時而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則外莫能動而內自不惑故不以死生窮達而經其意孰謂子美之賢而不知此耶觀其以非罪謫吳中作滄浪亭與魚鳥共樂自謂形骸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與錙銖利害相磨擾爲可鄙則胸中灑然不惑矣其視死生猶去來之常也向者之句吾見其超然自得以爲勝焉出詩話

宋炎葉齊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廬絕高處有人題一聯云秋風送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炎

罷職。來牟立秋日葉齊黜。皆前定也。國史補遺

安道佛鄉

余安道番禺詔赴闕。過韶陽。遊龍光山寺。題詩云。暫離人世界。且到佛家鄉。議者謂恐非吉兆。至旬日。公果卒於秦淮亭。出詩話

范子病葉

唐末吳人范處士。生子七歲能詩。嘗作贈隱者詩曰。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曰。此子必垂名。因令作夏日詩云。火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乎不壽。未幾果卒。古人嘗謂生有修短之命。短者不可緩之於寸陰。修者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其范氏之子乎。見史遺

唐卿京官

張唐卿。景祐元年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之云。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唐卿果終於京官。蓋姚暉大中祥符元年。梁固祥符二年。皆狀元。而終於京官。乃成其讖云。出筆談錄

史二致富

村民史二居京師朝陽門外。薄有莊土。籍屬開封。京師人俗語有曰。濟殺史二。蓋人圖事有不稱意者。悉此語以戲之。良爲無補益之義也。且非先知有史二之名者。國朝行東郊藉田之禮。青壇之外皆史二之

地事畢。賜之甚厚。史二之家遂致富。瞻然非久而史二卒。濟殺之驗。俗謠爲之讖焉。出青瑣

沂公梅詩

王沂公會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首有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咸平五年。公果狀元及第。遂相貞宗。仁宗非富貴前定。而此詩爲之兆乎。出詩話

原夫言讖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而格不甚高。今已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至此。座客皆驚。原父徐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歐陽公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讖。後遂果然。豈其讖耶。斯可歎也。見歸田錄

王公後事

富鄭公弼早年常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爲託。鄭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王罷相知鄆州。辟公爲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於宅園東北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公果薨。鄭公爲主其喪事。故鄭公挽詞云。遺德被生民。蓋夢中語讖也。出名賢詩話

晉公朱崖

丁晉公謂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積爲判官。一日積以片幅假緡五環於公。公笑曰。是給我也。勝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耶。懼我撓之。矯爲此耳。於紙尾書一絕答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伯青蚨兩家闕。赤洪崖打白洪崖。又公常爲陰獄詩云。黑水溪傍聊駐馬。奈何岸上試回頭。高崖昏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休。朱崖之行蓋兆於此矣。又公嘗爲貞宗山陵使。李維在翰林。援其親識爲挽郎。懇請於公曰。更在陶鑄。公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李繼之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而丁敗。又公在中書日。因私第會賓客。忽顧衆而言曰。謂嘗聞江南李主鍾愛一女。聰慧姿質。時無與比。及當釐降。國主曰。吾止一女。才色頗異。今將選尙卿等爲擇佳壻。須得少年奇表。抱殊才而有門地者。執政遍詢縉紳及外府將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詣執政言曰。嘗聞洪州劉生爲本郡參謀。歲未及冠。儀形秀美。家門曾列二卿。兼富於辭藝。可以充選。執政遽言之上。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說。國主大喜。於是成禮。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異寶。赫奕崇盛。貴顯當時。未周歲而公主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生之面。執政削其官籍。一簪不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語罷因笑曰。謂他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後半載公貶朱崖。資貨田宅。悉皆籍沒。子然南行。足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時。豈事有前定而其兆見於言辭耶。或謂丁公姦邪傾險。自知不免。故屢形於言耳。此爲得之。出詩話及遺史

王禹偁常作病鶴詩云埋沒肯同鸚鵡塚飛鳴不到鳳凰池以公之文學才望歷顯官登金門玉堂不爲難也竟不至其地豈非前定歟而其識已先見於詩矣與宋子京兩地之意差類故併錄之出詩話

萊公晚竄

寇萊公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巴東令人以寇巴東呼之以比趙渭州韋蘇州也然富貴之時所作詩詞皆悽楚怨感常爲江南春二篇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議者常言深於詩詞者盡欲慕騷人情感清愁以主其格若語意清切灑落高邁始爲不俗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故萊公常有送人使嶺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及晚竄海康至境上雷吏呈圖經拜迎於道公問州去海遠近曰只可十里以來其憔悴走竄已兆於前矣錄出雜

廖融得句

廖融處士潭州衡山邑人有道高尚之士年六十以嘉口自樂上官多慕其高行融好吟詩有佳句傳湘人齒牙間一日方苦吟急召其子曰吾不久當去世子曰何以言之曰吾適得兩句自惟非吉子曰何句也融曰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舡融自解曰屋破而雲穿其中無人也舡爲雪壓無用也其子曰未形紙筆無害融云雖未形紙筆然吾已慮之於心矣乃囑子身後事六十日果卒出撫遺

楊軒燈詩

楊軒字公遠。衛州人也。舉進士。兩至省。尤有學問。多棲倚貴宦門館。平日好吟。有燈詩云。解照日月不照處。獨明天地未明時。倫輩多稱此句。然日月不照。有用何用也。天地未明而能明。非明也。軒竟死布衣。果不得用。符於詩意。其前定乎。出撫遺

東坡入海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吳博正爲世外之友。常作洞庭春色賦。博正頗愛重之。求親書其本。後又作中山松醪賦。自謂不減前作。乃取澄心堂紙。杭州程奔鼠須筆。易水供堂墨。錄本以寄博正。其賦云。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掛壁之飛獐。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不久果有海南之竄。議者謂入海之讖也。

元之蘄州

王元之謫黃州。有二虎鬪。一虎死。食之。羣雞夜鳴。時謂守土者當其咎。貞宗惜其才。徙知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句。帝深異之。旣至。聞啼鳥。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州鬼。元之大惡之。未幾果卒於蘄。東坡作五禽言云。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皆不祥之讖也。出澠水燕談及東坡集

存寶無首

韓存寶本西羌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戰功年未四十爲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其像於渭州僧舍或以其色不類用粉塗之將別加圖寫未及促詔赴闕命經制戎瀘盜賊後見其像者以爲無首不祥明年存寶果以奏功不實誅出燕談

陶弼貽詩

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旦坐廳寮吏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二龍鬪城南江中馳逐往來江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敞請爲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戰城門兵與之讖也出燕談

仲英折桂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時宋翰林白方謫官鄜時到而召之座中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歛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年一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旣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下士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服其化富韓公文潞公皆常致幣龐莊敏公禮之尤厚薦其行義於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授東方學者爭訓□□卒年九十或以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卽今世不復更折矣先生一試不第終身不舉宋詩爲之讖也出燕談

狀頭入相

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楊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元憲大喜特示同列樞密副使王伯庸堯臣矍然色動曰何不云已四人而特言止哉蓋伯庸實繼元憲魁天下士未幾薨于位自慶曆至崇觀果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此詩識也。出四清詩話

王崑詩識

崑字隱夫居武都山風格高邁尤深於詩政常與楊元照評其詩謂終篇之際氣衰興緩與前志不類如古松詩前曰何人輕大廈放爾偃深雲可謂警策末云高僧慣來看踏破綠苔紋湧泉觀云暗穿地脉龍先覺密贊天工雨不知末云溪分澗奪朝宗晚殘月殘雲信所之送陳昭文赴舉云朝宗任疊千重浪日能消幾片雲末云多慚亦偶休明代擊壤空隨野老羣其類非一元照曰詩者發志由衷而來孰謂隱夫志不至乎後不厚乎其後均寇嬰城崑以名大爲其所脅坐是流于荒服晚節不完蓋已先形於詩矣

出該聞集